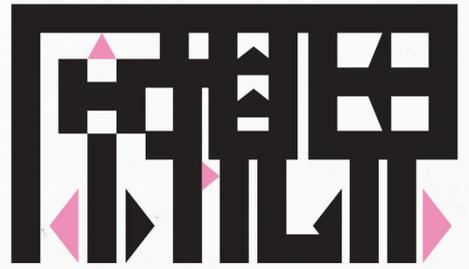


Issue 34 | INDIGENOUS
SIGHT

| IPCF雜誌 |



交 棒

Sinbilan: tmllyung?

下水做什麼？



wazaqan pinfazaq iamin mafazaq a kalawan

海教會我們的事

ya Thau a lalawa, sa “Zintun” numa “Wazaqan” mulhthkiz tataal zain “Wazaqan” dai. munsai sa Thau a mzai, Zintun miazai sa mita wa Thau a Wazaqan. isa thuini a kawash, ianan sa laturu Tao a ayuzi pasain sa kawi kmalawa shausuunin a ruza, musui Tai-waan a tumbuz makaruza, isa makashpashpat a furaz shaunanai Zintun, masa iamin Thau a ruza musuun makaruza isa Zintun. mutal ianan sa Nan-tu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pasain sa shausuunin a ruza mu’ iutu wazaqan a marutaw 748 bii makaruza, numa miasuun makaruza ya tusha ianan pinruza wa minihala inai a thau a qbit, numa ya pasain antu tataal a ruza makaruza, numa mushnaw sa tanatuqash pinruza wa ti-hui numa kazakazash.

Thau manshirshir sa sazum ininthewa numa ianan tata wa kazakazash — ya Matansuun mashtay sa Thau pintuza pulalu sa tuza, maqa Zintun a tuza wa rusaw mathuaw muribush, numa tuza madaqri ya sakpin, antu pasapuk ya smapuk; ya uka sazum, numa ya mapanduu sa maqarman amungkaruz isai prug. numa sa Thau pintuza pulalu, afuilh tanatuqash pimbahiwian iamin Thau a azazak miazai mapuzi a tuza shduu ya madaqri numa marumiz dai.

thuini puhubuqiza wa qali, Zintun uka sazum, mathaw mashtay a thau masalpu, kanuniza munsai sa Thau sa maqitan a kalawan. maqa ya Lit-puun niwan tu kmlawa sa sui-kuu ya isisua, Zintun a sazum antu ya marutaw; numa thuini shqayqaiza sa sazum, isa Zintun manshirshir a prug itia sa patilhez, numa puhubuqiza lhmir, naur uka sa ribush apuhubuqiza, numa Zintua tataal tu kahiwan. mathuaw maqitan dai, maqa thuini a ruza antu shduu makaruza, numa kilhnaqualh a thau antu munai, numa isa hudun a lhkaribush shduu mutantu sazum a shirshir miqilha sa sazum, shduu mani ya inai a prug pangqaiza.

Tai-waan sa hai-tau a katataunan, inai katataunan a Wazaqan mathawa maqitan ya riqazan, ani sia-po-kui numa kilhnaqualh a taun tu pakdup inai a maqitan a Wazaqan. mathuaw manasha wa thau kurubuzin sa izai a sazum, numa thuini a Wazaqan sa thau amara u’ araan tuali a aniamin. iamin sa inintusi Wazaqan a thau, tiakaiza shduu ya sunda wa ininthewa izai Wazaqan a prug?

在邵族的語彙中，「日月潭」或「海」都是以同一個單字「wazaqan」稱呼，對邵族人來說，日月潭就如同是我們的大海。今年，3名黑潮勇士以拼板舟划行環島，在8月抵達日月潭，與2艘邵族的獨木舟共行。這是南島族群第一次有拼板舟位於海拔748公尺的水面划行，兩個有造船歷史的民族以舟交流，使用截然不同的船體，感受祖先的智慧與文化。

近水生活的邵族有個傳統文化——以白鰻供奉祖靈，因為日月潭的鰻魚生命力非常強韌，與敵人交手時，能夠利用身上的黏液逃脫；當水份不足或遇到危險，則會躲在土裡棲息。因此邵族人拜白鰻，祈求祖靈庇佑孩子們能像鰻魚一樣強壯，擁有極高的適應力。

今年春季，日月潭水情吃緊，民眾都相當緊張，但這對邵族卻是個好消息。在日本人興建水利設施前，邵族人眼中的日月潭水位本來就不高；當水位下降，岸邊的土地開始曝曬、長草，消逝的植物重新長回來，日月潭又成為我們記憶中的模樣。更重要的是，船無法行駛，觀光客不來，野生動物都跑到潭邊喝水，土地也獲得喘息的機會。

臺灣是個海島國家，我們應該要有開闊的胸襟，而不是讓觀光飯店、消波塊阻礙河海的視野。大量的人為造物干預水的流動，自然資源反而成了經濟發展的附屬品。身為海洋民族的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的親近海洋生活呢？

naur kazash a kalangan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4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田佃聿

美編：張為舜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Tasaw · Watan（泰雅族語）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sinbilan: tmllyung?

- 01 **編輯觀點**
wazaqan pinfazaq iamin mafazaq a kalawan
海教會我們的事
- 04 **交棒——下水做什麼？**
- 22 **物件看現在**
換我們為部落做點事
- 24 **友善環境成為常態**
原住民族水資源的治理觀念與轉型可能
- 28 **國際視野**
帛琉的海洋治理
- 32 **國家vs.部落**
漁業法與海岸管理法





06 穿梭海洋與陸地
蔡政良



10 蘭嶼第一本青年雜誌
952 VAZAY TAMO



14 從語言和海洋出發
lulay inam



18 一對青年回鄉學習文化
潮間帶採集知識



交棒

下水做什麼？

我們每天都在看海。從海浪、潮汐，到現在的海景第一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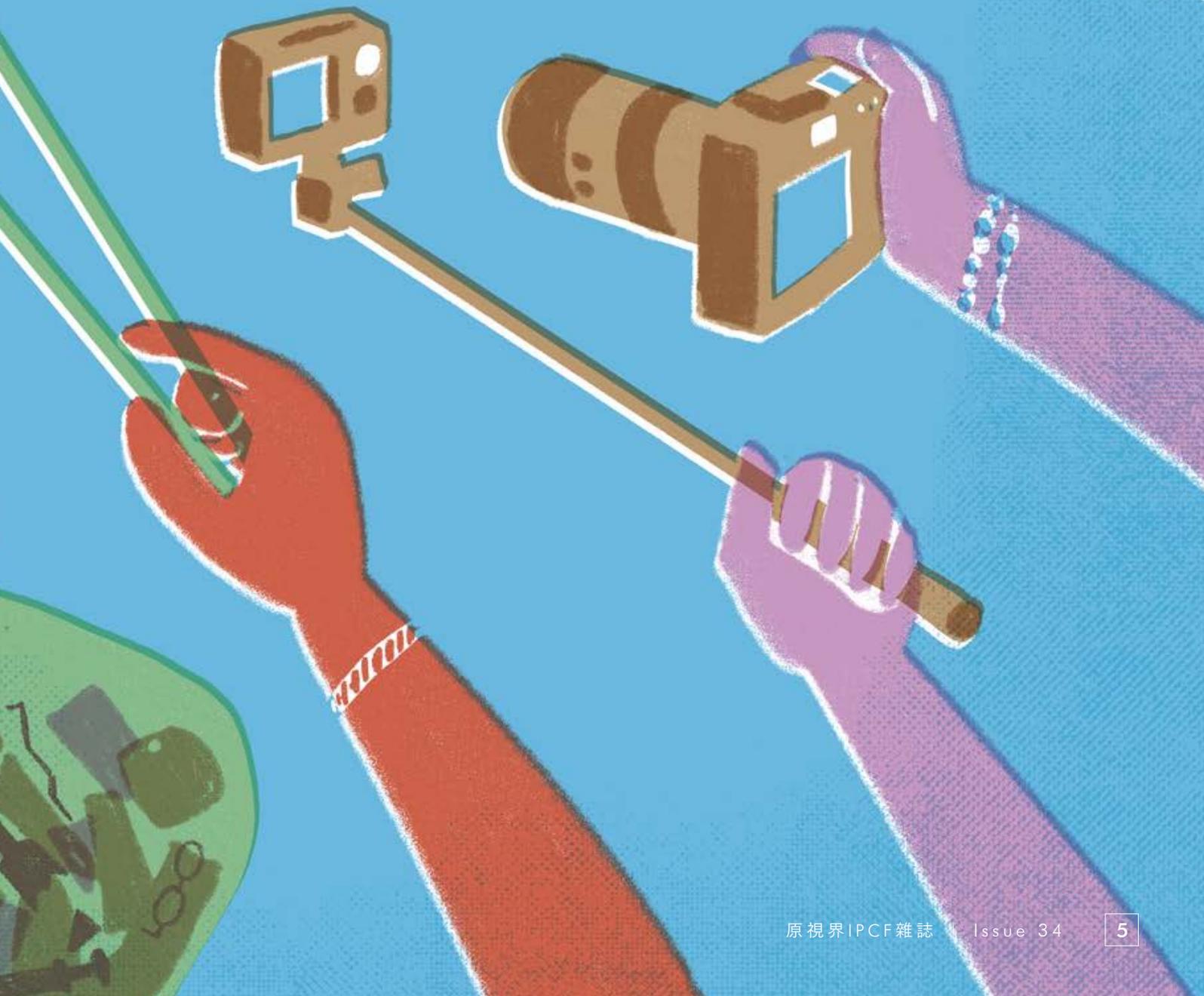
我們發覺海的轉變、聽到海哭的聲音，決心下水做些什麼。你來海裡想獲得什麼呢？與浪拚搏的快感、徜徉海邊的舒心，還是感受潛入深海的靜謐與驚喜？我下到海裡想獲得什麼？不，我不想獲得什麼，我只想留下些什麼。



Sinbilan: tmllyung?



註：sinbilan: tmllyung，泰雅族語「長輩留傳下來在河裡的工作」之意。



穿梭海洋與陸地

蔡政良

27年過去，當年從臺北騎單車到都蘭的少年，如今積極參與部落事務的中堅階級。從文化記錄傳承、自治和品牌推動，蔡政良要讓當年觸動他的部落文化，走向更好的未來。

文／邱睦容 攝影／蔡哲文 照片提供／蔡政良

站在族群核心傳承文化





原住民在漢人主流社會壓制下，有太多失去的東西。

蔡政良與部落伙伴合作創立都蘭國，希望社會大眾來到此地能更貼近族群生活，提高遊客在境內移動的機會。

入境都蘭國

都蘭除了以糖廠和衝浪為觀光客所知，其地名「Atolan」源自阿美語「石堆之處」，訴說此地為阿美族世居之地。在這個依山靠海的部落，山林和海灣的豐沛資源形塑族人世代傳承的文化，但1970年代後隨都市化產生人口外流，部落開始出現文化斷層，一個個世代的缺席，意味著部落文化傳承的危機。

1994年，來自新竹客家的年輕人蔡政良，從臺北獨自騎著單車來到都蘭參加短期田野觀察，沿著東海岸一路向南，「我經過東河部落時剛好他們在舉行祭儀，青少年非常多，看起來很累，像是被操翻了。可是我到都蘭卻發現這裡完全沒有小朋友。」這個觀察成為一個起點，促使蔡政良把後半的人生都種在這裡。

重建 Pakalongay 讓青少年找到回部落的路

或許是個性容易和人打交道，也或許是緣分使然，蔡政良在短期田野觀察後，以外地人的身份受邀參加部落的年齡組織。蔡政良說，「我那時候也不知道參加階級就是一輩子的事，很謝謝部落族人接納，把我當自己人。」成為部落的一份子，就是部落的集體，他們決定要把不在場的Pakalongay——年齡組織中最年少的青少年階層找回來。

於是，蔡政良和都蘭國中的林主任，以及部落有志之士合作，南來北往招募年輕人返鄉學習。他們將採集野草知識、工具製作技法、歌謠



都蘭國是族人生活的地方、日常的模樣，在這裡能夠切身感受到都蘭的溫度。

舞蹈等內容編成課程和教材，融合現代營隊的方式，在祭儀前為Pakalongay訓練。「當40幾個青少年出現在祭儀會場，很多老人家眼淚都流了下來。」蔡政良回憶道。

距離第一次舉辦Pakalongay活動至今，一屆屆的青少年拉著彼此在祭儀前自主訓練已20幾年。而阿美族年齡組織關係的建立，是一起進入山和海，認識自然、互相照顧的長期過程。除了單次性的活動，把人帶回大自然是建立部落連結的下一步。

以海為路徑 建立起人海關係

「海並不只是一個空間而已，海是一個生命體。」蔡政良觀察，在阿美族的文化中，海被視為主體，具有靈性和生命力，且海不是自然的一獨立切面，而是和陸地、河流共組的生態系。

在河和海之間產生的知識，能從族語略知

一二。「比方很多魚類和陸地的命名是對應的，陸地有山豬，海裡也有山豬；山上有蚱蜢、海裡也有蚱蜢。」蔡政良舉例，名為線紋刺尾鯛、俗稱「花倒吊」的魚，族語稱作「riri」，也就是陸地上的蚱蜢，因為牠出沒在浪區且快速遊走的習性，和蚱蜢如出一轍。

而雷氏胡椒鯛的族語稱作「Kakita'an no foting」（又稱Mitilidan ni Diwa），一方面形容牠們和部落領導者一樣，總是成雙成對出現，且現身時會帶來其他魚類，庇蔭族人；另一方面則是因牠身上的花紋，被認為是海神Diwa賦予的顏色。

然而這些族語對魚類的稱呼，已逐漸消失在60歲以下的階層裡。為此，蔡政良與部落潛伴不斷地「下海」，向老人家請益，也和部落共編教材、撰寫書籍，傳承這些命名。但文化並非從紙上學習就能習得，更需要親臨現場。近年來，蔡政良與同年齡階級的伙伴一起下海，身體力行

地鼓勵弟弟們回到海中，「大家一起下海比較重要，海裡是建立關係和默契的地方，海洋提供的經驗，會幫助年輕人在中年後主導部落。」

從海洋到陸地 「都蘭國」找未來

這20幾年來，把年輕人找回來、回到海洋、記錄文化，是蔡政良參與部落的復甦行動，但他們也發覺僅靠部落的力量是不夠的。生活在山和海之間，族人們的日常作息是自然環境變遷的第一現場，當山和海受到不可逆的破壞，要如何繼續培養年齡組織的默契和傳承山海知識？

「原住民在漢人主流社會壓制下，有太多失去的東西。」蔡政良說明，像是制度上，部落不是法律承認的自治體，因此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僅能以社團法人存在，部落領袖擔任的是理事長，但和部落至關重要的事物——海洋資源、土地開發、生態環境，部落卻沒有插手的權利，這也是原住民要爭取自治和主權的原因。「但原住民也從來沒有簽條約，說我們把主權讓給你啊。」蔡政良苦笑道。

為讓大眾認識原住民族文化，部落推出海洋遊程，帶領民眾體會原住民族的生活。

照片提供／都蘭國



入海潛水、抓魚是都蘭男人必備的技能。

儘管在結構中被排除於決策圈，部落也從未放棄爭取自己的權利。如部落有感於都蘭海域海洋資源日漸減少，因此從2020年起，部落便開始討論如何保護這片海洋，訂出內部自我約束的規範，並朝法制化的方向研議。「這就像是我們的冰箱壞掉了，所以想辦法修復。」除了海洋資源，蔡政良舉例，陸地上撲殺福壽螺和種植釋迦帶來的農藥問題，也都會影響到族人賴以為生的自然環境，「但這些都還得和縣政府、漁會、漢人等單位協商，未來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文化傳承、推動原住民自治的目標非一蹴可幾，蔡政良與部落伙伴在這條路上從未放棄找尋任何解方，而「都蘭國」則是他們近期的嘗試。「都蘭國」自詡為「部落的國營企業」，推動在地農產品、遊程、職人選物等多角化經營方式，站在原住民的核心上建立平臺，讓大眾在移居和觀光浪潮下，有機會深入認識部落和族人。「都蘭國」不僅是年輕人返鄉的契機，其收益也會挹注回部落的公共事務，成為每位族人的後盾。

蘭嶼第一本青年雜誌

952 VAZAY TAMO

大膽鮮明的設計，配上多元有趣的主題，由 6 位年輕女孩操刀的蘭嶼在地青年雜誌《952 VAZAY TAMO》，寫出年輕視角的文化故事，像是為蘭嶼開了一扇窗，讓人得以窺見島上青年的自我意識。

文／陳怡如 攝影／林靜怡

說出年輕人的文化之聲

我們把自己想要的元素都放進去，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我們的堅持，可以創造出很多種可能。



蘭嶼青年雜誌《952 VAZAY TAMO》。

「952」是蘭嶼的郵遞區號，但對6位七年級女孩來說，卻是為在地年輕人發聲的平臺密碼。2015年，蘭嶼雜誌《952 VAZAY TAMO》誕生，以青年的視角出發，鎖定在地人事物，說出新時代的聲音。

比起臺灣本島的原住民族，蘭嶼的年輕人有更多不得不離鄉的現實因素。蘭嶼沒有大學，也只是一所高中，達悟族的孩子為了升學，勢必得離開家鄉。雜誌成員之一的張靈和那牧特也曾在臺灣念書、工作，但都市生活物價高，又與家人分隔兩地，他們都渴望能夠回家。張靈坦言，「在臺灣，就是有一種漂流的感覺。」

用年輕人有興趣的方式詮釋文化

6年前，當時年約25歲的兩人先後回到家鄉，一邊工作、一邊和朋友碰撞、催生出《952

VAZAY TAMO》。6位成員是個「混血」團隊，張靈、那牧特、蕭祺真是從小認識的達悟族人，呂思穎、吳欣潔、林牧音則是來自臺灣的漢人，這群人在蘭嶼相遇、相識。

他們喜歡雜誌、熱愛文字及圖像，並觀察到過去蘭嶼的刊物多為新聞類型，鮮少用新奇有趣的方式介紹在地事物，因而萌生創辦雜誌的念頭。「如果雜誌能有年輕人的想法，用不同觀點和開放的狀態引領大家討論議題，或是用年輕人有興趣的方式詮釋文化，應該會滿有趣的。」那牧特說。

雖然因經費有限，雜誌僅出刊4期，在2016年初暫時畫下句點，但這本雜誌的出現，卻補足蘭嶼長久以來欠缺的青年之聲，其取名「VAZAY TAMO」，正是達悟族語「我們的事、我們的工作」之意。



觀光開放後，外圍的房屋大多改建為民宿，部分仍保留達悟族傳統住屋地下屋。

首期創刊號以「你叫什麼名字？」為題，從最根本的自我認同開始，鼓勵年輕人起身尋回自己的族名；第二期「島嶼記號」，介紹達悟族常見的圖騰，讓青年認識圖騰文化形成的故事；第三期「最好的衣服」，除了分享傳統服飾，也報導融合傳統與創新的服裝設計；第四期「一粒島嶼」，則從各部落的傳說故事出發，描繪出家鄉面貌與文化根源。

雜誌裡面都是你認識的人！

翻開雜誌，多元並陳的觀點顯而易見。有輕鬆的單元，像是把蘭嶼傳統的nimay（芋頭糕）結合西式派皮，變身時髦西點；也有深入討論7-11進駐蘭嶼，並提供年輕人發聲的機會。其中當然不乏年輕人的創意，像是母語單元將電影經典臺詞翻成族語；還有心理測驗，測試你是哪一種蘭嶼海鮮，或是在飛魚季時，適合擔任哪種角色。「我們把自己想要的元素都放進去，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我們的堅持，可以創造出很多種可能。」張靈說。

創刊號特別選在二月過年時出刊，因為這是最多蘭嶼年輕人返鄉的日子，島上還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返鄉球賽，編輯團隊甚至特地到球場宣傳。「我們用麥克風大聲介紹，這裡面有你的小孩、哥哥和妹妹。」那牧特笑說。



這招果真奏效，起初大家還擔心雜誌可能沒有人買，沒想到第一期首刷500本，很快就售罄。「雖然雜誌方向是我們決定，但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對部落的人來說，這本雜誌很熟悉，裡面受訪的人大家都認識。」張靈說。

很適合當作蘭嶼的入門書籍

因為廣受正面回響，族人開始期待每一期的內容，蘭嶼的年輕人也漸漸認識傳統文化。那牧特分享，「像是第一期介紹名字，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自己的族名，但不知道有什麼涵義，我的表弟就是看了雜誌，才去問長輩自己族名的意思。」

但團隊有時也會面臨質疑與挑戰，例如他們曾介紹刺青，有些長輩擔心蘭嶼沒有刺青文化，是否會讓外界誤以為達悟族很愛刺青？其實，團隊的用意並非評論刺青的好壞，只是從年輕人的角度分享刺青的原因，以及圖案的意義。「像有人刺了5條飛魚，其中1條是他的爸爸，這故事就很可愛，」但張靈也坦言：「當下接收到別人的指教雖然有點氣餒，但我們明白長輩只是擔心我們思考的不夠周全。」

雜誌帶來的漣漪，不只在蘭嶼發酵，也開始影響臺灣的讀者。張靈記得，以前在臺灣念書時，總有同學以為蘭嶼在宜蘭，或是說到臺灣離島只知道綠島，「這本雜誌很適合當蘭嶼的入門書籍，不會太硬又有趣味，大眾認識蘭嶼的視角也會更加多元。」

用我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文化

張靈與那牧特認為，文化斷層是原住民族正面臨的問題，以現在30歲的世代來說，無法流利使用母語最為明顯。「雖然會難過、遺憾，但



雖然雜誌暫時停刊，張靈（左）與那牧特（右）仍在各自有興趣的領域學習並傳承文化。

我不會因為不擅長講母語，就失去文化，」張靈接著表示：「只要有心學習，文化是能夠找回來的。我比較擔心的是當大家內心已經不尊重、不重視傳統，這個斷層就會越來越大。」

因此，即使雜誌暫時停刊，兩人仍以各自的方式傳承族群文化，目前張靈和那牧特分別擔任國小和幼兒園的老師，平日會教導學生簡單的母語應用。擔任樂團主唱的張靈，還會教小朋友唱母語歌；那牧特則在學習織布和傳統頭髮舞，並曾繪製達悟族語教材內的插畫，「我用我有興趣的方式學習文化，我相信其他同齡的人也會找到自己的方法。」

過往蘭嶼青年最擔心返鄉後的生計問題，在蘭嶼觀光漸漸興盛後，更多年輕人得以回到家鄉工作，那牧特開心地說：「現在蘭嶼的年輕人比我們讀國高中時看到的還要多！」為了向遊客傳遞發生在這座小島的故事，達悟青年紛紛回鄉認識自己的文化，這不僅是文化傳承的契機，更為蘭嶼注入新的活力與能量。

從語言和海洋出發

Sulay Inam

從不會講族語、對族群認同懵懂的青年，到建立青年會、下海重拾和海洋的關係，lulay inam 在族語學習的過程中逐漸認識自己，並冀望成為老人家和年輕人的橋梁，讓噶瑪蘭成為未來世代的認同。

文／邱睦容 攝影／林靜怡 照片提供／lulay inam

帶領部落青年主動出擊

過去海祭前，男生在3天3夜的訓練期間不能離開海邊，許多海洋知識、漁獵技術都在這時候傳承。現在我想把訓練找回來，拉攏更多青年參與海洋的事情。



lulay在海邊觀察生態、採集的模樣。



1990年代，噶瑪蘭族的正名運動方興未艾，但同一時期在部落出生的孩子受主流社會影響下，仍以中文為溝通語言，族語成了聽得懂卻無法順暢說出口，既熟悉又陌生的語言。

1989年生、來自花蓮立德部落的lulay inam（林嗣龍），除了面臨語言的困境，也產生身份認同的困惑。百年多來，噶瑪蘭族隱匿於阿美族文化之中，在2002年噶瑪蘭族正名成功後，從小參加阿美族祭儀的lulay，同時「成為」噶瑪蘭族。對於「自己是誰」的疑惑，還有始終無法以母語和家中長輩聊天的缺憾，讓他在29歲那年，決定放下手邊的工作，以全職身份和時間投入噶瑪蘭語復振計畫，以師徒制的方式，回到部落和老人家學習族語。

漲潮和退潮的族語怎麼講？

lulay在兩年多前回到部落，從日常使用的族語開始學起，包括孩提時代累積的一些單詞基礎，到簡單的生活問答如「你吃飽了嗎」、「你今天吃了什麼」，乃至和老人家做歷史和祭儀相關訪談的文化學習。直到今年4月海祭，老人家問了一句：「你知道漲潮和退潮的族語怎麼講嗎？」才開啟他下海的契機。

當時lulay的族語學習計畫已邁入尾聲的第三年，他回答不出來的當下，赫然發現自己對海洋相關的詞彙一無所知。老人家不僅教他漲退潮的族語，也告訴他漲潮時適合潛水，退潮時則能去岸邊撿一些螺類和貝類。

海龜救族人的傳說

lulay曾聽聞部落長輩分享，如果看到海龜，千萬不可以抓牠。傳說，曾有族人落海被海龜救到一個島上，但那是一個無人島，沒有吃的東西，族人便觀察和效仿海龜所吃的海草和生物，因而活了下來，後來這名族人把這些食用知識帶回部落。因此部落族人認為，如果吃了海龜，家裡會發生不幸。

部落婦女在海邊礁岩上採集。

來自海洋的「文化衝擊」，以及在部落伙伴的鼓勵下，lulay開始嘗試入海。從練習潛水起步，學習像長輩一樣在2至3分鐘內，下潛到15至16米深（相當於5至6層樓高），還有學習找龍蝦的棲息地並放置鐵圈捕捉，並從中習得龍蝦的習性，未來打算進一步學如何使用魚槍。

一直這樣下去， 我們永遠學不會抓魚

「海邊的靈，我們會打擾一下，我們等等會在這片海洋潛水和撿一些螺貝類，希望能保佑我們出入平安。」

每一次入海前的祝禱儀式，都是在建立與海的關係，而海洋也會在過程教導族人生活的方式。「在某一年的7、8月看到很多海膽，我們狂撿一大桶，差不多有1百多顆，回去打開第一顆沒肉，老人家看到就說後面的不用開了，全部倒回海邊，因為現在不是產季。」回憶起某次和同

伴撿拾的經驗，lulay察覺到海似乎在告訴他們：「海有自己的規律，不是想拿就可以拿」。

除了老人家口中的漁獲量逐年減少，對於正要把自己浸泡回海洋的lulay而言，最有感的莫過於國家在部落和海之間立下的無形界線。從立德部落到石梯坪，是花蓮縣政府規範的龍蝦保育區，公告上寫著「如有必要時，由本府另行公告開放採捕時間」。然而公告時間的不確定性，使得部落長輩無所適從，也為想要學習捕龍蝦的年輕人設下了阻礙。

此外，在海祭前，部落族人曾有集體出海捕飛魚的傳統，但縣府規定出海必須有船員證，等不到縣府核發公文的族人們也曾與海巡署發生衝突。「最後沒有船員證的年輕人就留在岸上，但一直這樣下去，會抓魚的還是那些長輩，我們年輕人永遠學不會。」lulay感慨地說，「為了因應國家規範，我們也只能多上一些課，趕快取得證明。」



捕獲的龍蝦

長輩教導lulay製作捕抓龍蝦的漁網。

讓「我們這一代做什麼都不對」 的困境結束

從只會講族語單詞的孩子，到現在已經能擔任同步口譯，lulay在語言學習的過程重新建立起青年與部落的關係。「小時候辦祭儀，我們只在旁邊玩躲貓貓，所以長大後回來部落，殺豬、殺魚、分肉，我們也不會。」當長輩提到祭儀的分工時，讓lulay不禁心想：「我到底是不是屬於部落的人？有種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好像做什麼事都不對。」這樣的反思，反映出生存在都市化時代的青年處境。

但lulay並未因此放棄，他在5年前和幾位同儕成立青年會，以20到40多歲的青年為主力，以「主動出擊」的方式，在祭儀前主動請教老人家、主動參與祭儀事務如砍竹子、蓋牌樓等。青年會成立後，老人家也知道可以將部落事務分擔給年輕人，他們因此有邊做邊學的機會。「後來我們發現，老人家只是不知道要怎麼教。」lulay笑道。

青年會只是第一步，lulay和伙伴們還計畫恢復海祭前的訓練傳統。過去海祭前，所有男生都必須到海邊接受3天3夜的訓練，許多海洋知識、

漁獵技術都在這時候傳承，而

訓練時的漁獲則會成為祭儀的經費來源。lulay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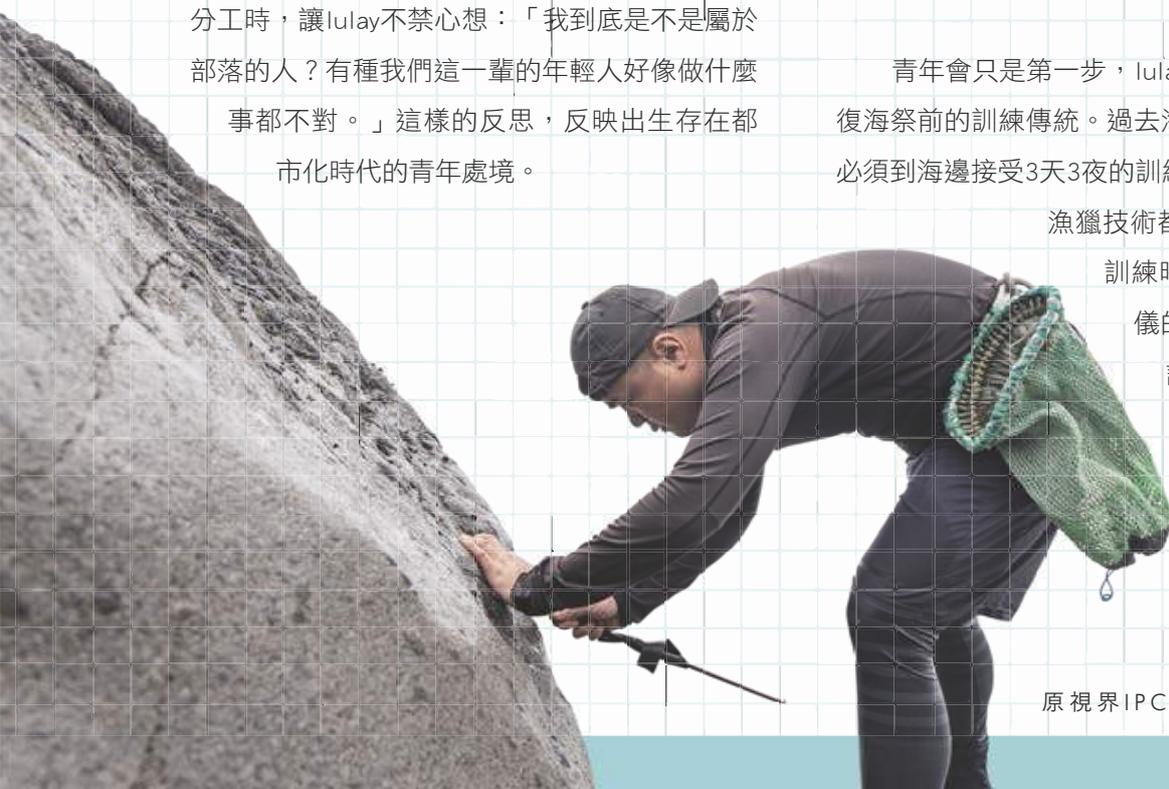
許把訓練找回來的

同時，也能將年

輕族人和海的關

係，一起召喚

回來。



一對青年回鄉學習文化

潮間帶採集知識

兩位青年因論文研究而栽入重安部落，花了一年的時間與部落長輩建立關係。現在，長輩對他們視如己出，他們也以記錄保存、傳承部落文化為信念。

文／郭柏均 攝影／林靜怡 照片提供／參拾捌之壹工作室

小而美的重安部落



我從小就喜歡承認自己是原住民，
但我是長大後才知道「原住民」三
個字蘊含的意義有多深。



潮間帶的物種豐富多元，適用的採集
方式與工具也大不相同，這全都仰賴
對海洋的知識和經驗累積。



臺灣東海岸面對遼闊的太平洋，加上地殼變動造就不少奇特的自然地景，吸引遊客造訪、觀光。在臺東縣成功鎮的熱門景點石雨傘附近，座落著一個年輕的部落，是由原居於花蓮縱谷一帶的阿美族人遷移並聚居而形成、今年130歲的重安部落。

因人口外移嚴重，原人口數有7百多人的重安部落，現在仍實際居住的戶數僅存約100戶，有些家戶甚至只有1位老人獨居。隱身在觀光鬧區旁的靜謐聚落，在近幾年突然有了2位年輕人的身影，且他們期待能看到更多青年回鄉共同學習文化。

長大後開始思考族群文化的意義

這對阿美族青年，一位是來自花蓮的女孩 Uhay Putul，另一位則是重安部落的孩子 Oseng

Kuupid Cuper。Uhay雖在壽豐鄉的山下部落出生，但因父親工作緣故，舉家搬到豐濱鄉貓公部落生活，並從小就活在「海與海鮮」的環境裡。Uhay分享，爸爸常在週末帶家人到海邊玩水，每次都會看到很多ina（部落媽媽）在岸邊採集，「到別人家裡面作客，桌上的菜全都是海裡來的食物。」

有別於Uhay的成長環境與原住民、大自然緊密扣合，Oseng雖在重安部落出生，卻在桃園長大，在大學以前生活周遭多數都是外省小孩。「我知道自己是原住民，但小時候很在意同儕眼光，會刻意用比較艱深的詞彙，學中國人捲舌講話，」Oseng指著Uhay並大笑：「所以他常常罵我『426』。」

兩個成長背景截然不同的年輕人，都因想親近族群的根本而來到重安部落。Oseng在大學認識



Uhay不定期會跟著部落長輩到潮間帶學習採集知識，並以影像記錄保存。

一群原住民朋友，他們對族群文化非常熱衷，影響Oseng開始思考能為部落做些什麼。Uhay則是因為喜歡唱歌、跳舞，在加入原舞者後受到震撼教育而啟動探索文化的開端，「我喜歡自己原住民的身分，但我其實不了解原住民文化，是看到原舞者的哥哥姐姐們仔細鑽研樂舞形成的脈絡，才意識到『原住民』三個字蘊含的意義有多深。」

永遠學不完的採集知識

到重安部落已有4、5年時間，Uhay自評仍處在初級階段，他依採集生物的難度，將潮間帶採集分為初、中、高3個程度。初階的生物多為吸附在大石頭上的貝類如cekiw（笠螺），每逢退潮便會露出，能輕易看到及抓到；另外kakoton（鹿角菜）雖然也在退潮時會裸露，但因其生長在浪拍得到的地方，採集時就得跟浪賽跑。「每5道浪是一個循環，前3道浪比較大，我們必須精準判斷，在第3道浪退趕快跑去採，下一個循環開始前再跑回來。」Uhay強調，「所以採集一定要至少兩個人，另一人負責觀察海浪與環境變化。」

因為有些生物生長在礁石的崖壁上，需要從A點游到B點，這類就屬於中階，高階的則是會潛水至3、4米深採海菜跟貝類。Uhay笑說：「因為我不太會游泳，所以一直停留在初階。」即使在初級階段，要學習的生態知識也多不勝數，潮間帶生物種類多元，會採集也得會辨識，包含採回家後該如何料理、什麼場合適合食用，這都是一大門學問。

像cekiw的處理方式是先以清水洗淨，燒一點水後以網狀篩子過水、撒鹽，就能食用。其他貝類如pe'coh（藤壺），許多海產店都用烤的，但部落會用來煮湯或加入海菜，味道會更豐富。長在沙地上的海菜就比較麻煩，除了在海邊要先清洗數遍，帶回家後還要不斷地沖洗，洗到幾乎沒沙後冰到冷凍庫，想吃時再拿出來。

此外，生物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各個季節的採集種類大不相同。例如春夏之際以貝類為主，進入夏天後貝類的種類會更多樣；秋冬時東北季風來臨，是族人跟海洋的休息時間；春天到來，

就能開始採集海菜。「海菜是退潮才能採，只有4月前才有，4月以後天氣太熱了，海菜會被太陽曬乾。」Uhay說明。

儘管潮間帶採集工作有大致的規律，但這並非制式的鐵律。Uhay表示，「採集就像我們平常約打球一樣，會看今天的心情還有天氣，感覺來了、天氣對了、浪況也不錯，就會隨口相約去海邊。」

當領頭羊拋磚引玉

縱然依海而居，重安部落卻不像其他部落有明確的禁忌與海祭文化，Oseng認為，這和部落的歷史背景相關。重安部落因生計需求，自縱谷遷移至現在位置，族人遷徙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生活資源，因此對天地萬物運行所衍生出的「禁忌」，自然有所差異。

就算沒有嚴謹的祭儀，但重安部落有長輩留傳下來的生態知識，漸漸形成與大自然約定俗成的默契。「老人家發現採不到某種海菜，就會知道某種貝類也沒了。就像人身體生病會有症狀一樣，當環境出現異樣，長輩就知道要換另一個地方採集，讓土地康復。」Oseng表示，重安是很久

重安部落入口
處有座建於日本殖民
時期的古橋，Oseng與Uhay希望
能找回老人家對這座古橋的集體記憶。

輕的部落，加上外來宗教影響，海祭只是一個形式，「我們的採集是建立在對生態的尊重。」

重安部落的海洋文化自成一格，源於部落的默默無聞，免於受到觀光化的侵擾，讓部落完整保存文化，但這同時也成為青年外流的推力。「部落無法發展產業，年輕人到外面容易受主流文化影響，看不到部落的價值，所以現在我們當人人喊打的領頭羊，看能不能號召更多年輕人回游。」Oseng說道。

兩人在部落以記錄、保存文化為目的，Uhay專注學習潮間帶的採集知識，Oseng則著重土地層面的文史搜集，兩人的研究恰巧構成整個部落的傳統知識系統。他們成立工作室並依老家門牌號碼取名「參拾捌之壹」，藉此時時提醒他們，重安部落是他們的起點，而把這裡的故事留下來是他們的第一步。



cekiw



pe'coh

換我們

物件看現在

為部落做點事

「知易行難」，文化復振工作完美體現這 4 個字的精髓。青年返鄉不僅需要適應部落生活、學習族群文化知識，並找到與長輩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須思考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文化保存與傳承的策略及可能。

文／郭柏均 插圖／林家棟

為論文返鄉，這世道可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原住民青年返鄉有很多原因，而為了研究論文回部落找題目則是其中一種。臺灣社會高等教育已普及化，幾乎人人都能上大學；繼續升學上研究所，就必須做研究、寫論文。在對自身族群文化認識淺薄的狀況下，加上學業需求，回鄉找答案成了最佳選擇。

年輕人回到部落面臨的最大困難往往是與族人的磨合。在早期原住民族與漢人社會接觸時，經常遭到蒙騙而流失土地資源，使得族人對外來者有較強烈的防備心。但長輩對年輕人回來學習文化知識也相當樂見，該如何取得長輩的信任，就是各位孩子們需要下苦功的地方了。





找出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方法

學海無涯，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系統龐大且複雜，尤其自然環境散發著迷人的吸引力，讓人一頭栽進去後就無法自拔！

同樣有感於文化學習與傳承工作的困難，但年輕人有更多辦法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在認識到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識後，青年往往會成立工作室、社團法人等，偕同部落長輩舉辦活動、體驗營，邀請社會大眾參與，藉此傳遞族群文化的價值，部落青年也能從過程中習得文化技藝。

言語會消逝，但文字永流傳

發行雜誌、刊物，除了具有資訊傳遞的功能，也能夠凝聚族群意識。原住民族自辦刊物的首例為1983年的《高山青》，後續還出現《為山地而歌》、《原報》、《獵人文化》、《原聲報》等，內容多在探討原住民社會議題，並提供族人發聲舞臺。但……辦雜誌一定要這麼嚴肅嗎？《952 VAZAY TAMO》告訴你，duck不必！

《952 VAZAY TAMO》由在蘭嶼相遇的6位青年創辦，以輕鬆趣味又接地氣的方式，讓大眾認識蘭嶼原住民族的海島文化。雖然出版界有句名言：「如果想害一個人，就叫他去辦雜誌。」但從上述種種雜誌刊物發酵出的能量可以知道，文字的力量不容小覷。

觀光的利弊由我們定義

雖然觀光化為部落帶來衝擊，但隨著近年觀光模式轉型朝向生態觀光、體驗式的遊程，部落發展也出現轉機，開始產生「以觀光帶動文化與產業」的回響。



像是臺東南竹湖部落推動部落漫遊行程，帶領遊客探索潮間帶；都蘭部落推出海邊生活遊程，讓參與者學習原住民與海共生、共存的方式。另一方面，深度慢遊的型態興起後，族人也化身導覽員，引導民眾理解族群真實的生活樣態。例如在蘭嶼參加導覽體驗活動，能親身走進地下屋，聽族人分享他們的生活情境；或是由族人親自帶你入海，認識蘭嶼海域的生態環境。

觀光業是一把雙面刃，如今旅遊浪潮已勢不可擋，原住民也正轉變思維，思考如何從觀光產業中營造發展機會、各取所需。

友善環境成為常態

原住民族水資源的 治理觀念與轉型可能

文、照片提供／朱正永（逢甲大學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左／大潮州地下水人工補注湖與原住民部落（攝影／郭志豪）。
右／來義國小旁二峰圳堰工程（照片提供／來義鄉公所）。

我的族名是古勒勒·八路發安（Kuljelje·Paljuvaqan），從小生活在明媚風光的大武山下。大武山的水是出了名的乾淨甜美，坐落在南大武山下的美麗綠境——林後四林平地森林園區，擁有遼闊的草原、豐富的森林及潔淨的大武山泉水，造就出豐富的天然環境。

我小時候常在二峰圳游泳、抓蝦與跳水，二峰圳的水來自林邊溪上游。當颱風來時，林邊溪水急速往山下呼嘯而出，與溪中巨石相互碰撞，不斷發出轟隆巨響；當颱風過後，我常跟著村裡的伙伴走上吊橋中央，觀看波濤洶湧的溪水傾流而下。站在高處俯瞰，可以看到林邊溪流域兩旁開墾的甘蔗田沃野千里，不見盡頭。

長大後才知道原來林邊溪流入的是臺灣海峽，二峰圳灌溉的是屏東平原的南端，從我小小的眼目中看見的「視界」，就是大武山、二峰圳、林邊溪與屏東平原，這是我與水共生成長的地方及生活的經驗。

水資源的觀念

有些水利工程與環境保護的學者先進曾說，水資源的治理概念不外乎是水量與水質。1988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和世界氣象組織（WMO），將水資源定義為「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夠數量和可用的品質，能在某一地點為滿足某用途而可被利用。」

我的父親在屏東縣來義國民小學當老師時，常帶我一起值夜。來義國小值夜室旁，就是二峰圳的引水設施，整個二峰圳集水廊道溪水清澈、水質優良，全歸功上游的原住民部落。因族人們對這片土地的保護，二峰圳才能擁有豐沛的水源及清澈水質，灌溉滋潤下游整片土地，形成一處文化廊道，成為來義鄉最佳的環境教育場域。

小時候不清楚那就是著名的二峰圳工程，只知道水圳終年泉水清澈。2021年，我的老家正前方已經是著名的「大潮州地下水人工補注湖」，總統蔡英文曾經來此開幕剪綵，可見此工程的重要性。大潮州人工湖是為減緩佳冬、林邊及枋寮

一帶地層下陷問題，開發基地占地300公頃。透過補注地下水，除可減緩因下游沿海地區過度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的速度，另可供應每日約10萬立方公尺的地下水。大潮州人工湖的水即是來自林邊溪上游的河水，與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息息相關。

共生生質能源概念的 自主永續社區模型

我成長學習的過程，均與綠色生質能源及環境工程相關，對於高濃度有機廢水轉化生質綠能技術略有研究。能源問題一直是科學家致力突破的瓶頸，希望在有限資源中，找到能兼顧環境保護及人類發展的能源。

曾經執行的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印尼美娜多市農村氣態生質能設備示範計畫」，協助遭受水患的印尼美娜多市組裝「二階段生物氫烷生產示範和培訓發電站」，美娜多市的畜牧排泄物跟農業廢棄物可以成為電力來源，解決當地災後電力短缺問題。生質物發電技術是一種新的可再生能源，能減少對石油及煤炭的依賴，由於



印尼美娜多市二階段生物氫烷生產示範和培訓發電站。

這項技術是利用畜牧排泄物跟農業廢棄物，對環境相當友善。

此合作機會緣起於2017年在紐西蘭威靈頓市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能源工作組的會議，我們得知印尼美娜多市在2014年的洪水大患後，全市有2,500多戶家庭流離失所。雖然政府協助居民搬遷，但電力短缺，且農業活動常產生大量有機廢棄物，若處理不當，不僅嚴重汙染環境，也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在印尼美娜多市導入「共生生質能源概念的自主永續社區模型（Symnergy: symbiosis bioenergy）」，有機廢棄物透過生質能源轉化技術，不僅可以生產能源，還可以處理廢水、有機固體廢棄物，達到環境保護及回收能源的雙重效益。

Symnergy模型是生物廢物管理的整合模型，既能改善社區環境，也能帶來經濟、教育和創造就業機會等多種好處。Symnergy模型的產出是沼氣、生物電力和生物肥料，該模型以生質能源、生物經濟和農業產品的循環達成社區的自主永續。

印尼白浪村缺乏電力供應，其毗鄰屠宰場，是生物沼氣的來源。許多洪災受害者居住該地區，低收入導致他們接受較低的教育、缺乏工作機會，導致經濟水平低。結果發現，氫烷氣技術在社區有良好的接受度並帶來轉變，也創造工作機會。透過每天收集的沼氣代替化石油氣，每年村民亦可藉生物電的生產獲得額外收入。此外，使用沼氣工廠生產的生物肥料種植辣椒，幫助社區出售辣椒以賺取外快，成功驗證自給自足的Symnergy模型對環境和社區帶來的正面影響。

後來，我們研究團隊於「泰國東北科技園區」也完成另一座生物氫烷發電站。透過逢甲大

學創能學院的「智慧城市與環境模擬」課程，我以CDIO創新教學模式，帶領博、碩、學士生以專題製作解決問題，藉由複式再生能源電力供應系統「最佳化智慧綠能技術」，將沼氣、太陽能和水力發電整合應用在南投眉溪部落綠生農場及清流部落，此循環經濟模型可以做為原住民族資源治理觀念應用與轉型的借鏡。

美麗的故鄉從友善與永續環境出發

在我小學二、三年級時，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大武山到潮州鎮及二峰圳灌溉渠的道路旁，興建兩座大型的養豬場。我的母親在那時進入台糖養豬場服務，我記得小時候常在養豬場清洗過後的豬圈地板寫功課，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臭味，只聞到養豬飼料的香味。隨著時間過去，40年前的養豬場設備老舊，廢水處理效率有限與程序不佳。沒有廢水處理設備的養豬場，以及不願增加廢水處理設備的中型養豬場，為逃避政府的稽查，均將養豬場遷移到原住民居住的社區周邊，在晚上經常偷偷排放廢水、散發惡臭味，使得村莊不時有養豬廢水的異味飄散。



歐洲大型高效率的生質能源沼氣中心。



臺灣第一座二階段厭氧養豬場沼氣工廠。

這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屏185縣道由南往北，右邊是大武山區原住民的故鄉，屏東縣排灣族、魯凱族擁有良好耕作環境及文化特色，左邊是由林邊溪、東港溪、隘寮溪及高屏溪沖積的屏東平原，有非常豐富的經濟作物如稻米、香蕉、蓮霧、鳳梨、紅豆、紅藜、紅龍果、黑豆、咖啡、可可等，從衛星雲圖可看出這片土地與歐洲廣大農業區型態相像。

在歐洲鄉下開車數分鐘便能見到大型高效率的生質能源沼氣中心，目前共有約兩萬座。生質能源沼氣中心不但可以去除農業產生的高有機廢水及廢棄物，還能產出綠色能源以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占比，且製造出的沼渣、沼液可回灌農田，增加農業生產，並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維護土地的能量。

我因緣際會遇到有心改善養豬業環境汙染的南投新合興牧場，雙方一拍即合，共同打造全世界第一座養豬場生質氫氣發電站。2019年初正式運轉，一舉解決廢水氣味問題，牧場每年也獲

得躉售國家的售電收入。若能結合生質能源綠能技術，將當地農業廢棄物轉化為沼氣發電站的原料，相信不論是原住民、平埔族人、客家人、閩南人、漢人都能把有機農業廢水處理好，土地能夠源源不絕地種出優良的農作物，讓後代子孫安居樂業。自21世紀，人類即飽受氣候變遷衝擊，歸根究底是我們對環境的漠視、對資源的貪婪！人類必須與地球和好，從友善與永續環境出發，身為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責無旁貸。

沃野千里、阡陌縱橫，壯麗的雲彩、蔚藍的天空，以及無邊風景，四季如春的屏東平原是我最美麗的家鄉。走在鄉間小路上，那屬於天地間最美好的一刻，將永烙記憶、珍藏心中。

朱正永 Kuljelje · Paljuvaqan

逢甲大學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暨綠色產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生質氫氣、生質塑膠、流體化床工程、氫能與綠色科技、循環經濟。



國際視野

帛琉的海洋治理

帛琉的海洋環境在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島群擁有最多元的珊瑚礁動物相，也是波里尼西亞（Polynesia）至密克羅尼西亞國際生態多樣性的熱點，肩負全球物種存續的使命。

文／陳玉苹 照片提供／陳玉苹、達志影像



長久以來，帛琉人在魚類繁殖和覓食期間都禁止捕撈，以維繫生態平衡。現在則將此做法擴大到涵蓋該國的大部分經濟海域。帛琉政府從2015年立法成立帛琉的國家海洋保育區（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PNMS），並於2020年1月1日正式上路。帛琉政府關閉80%的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禁止所有捕魚與採集海洋資源的行為，其餘的20%的EEZ則保留給國內的魚獲需求（Domestic Fishing Zone, DFZ），以支持在地糧食安全與在地經濟機會。



在帛琉海域的鬼蝠魞。



這項非常「前衛」的海洋保育計畫，結合傳統的保育觀念及生態學的科學知識，也奠基在既存的帛琉保育區網絡（Protected Area Network, PAN）合作基礎上。近年與國家地理學會「原始海洋計畫」合作評估海洋保育區，以及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海洋問題解決中心共同研究後，才在2020年開始執行。

傳統的海洋治理 bul

帛琉在接觸西方國家統治前，傳統海洋權（customary marine tenure）屬於傳統領袖與親屬群體。傳統海洋權的定義為「特殊群體具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對海岸地區的權利，依慣習他們對於使用和接近海洋資源的權利是排他性的、可轉讓的、具強制性的」。此定義包括帛琉觀念中的bul（意為限制，指暫停捕魚或採收），以及宗教性的禁忌。違反原則或禁忌者將被罰款、放逐、羞辱，或者遭到處死，這些文化性的實踐同時具有維持海洋資源永續性的成效。

西班牙於1885年殖民帛琉，接著是德國、日本和美國。在日本與美國統治時期因引入法律和經濟制度，削弱傳統海洋治理的權利，形成無限

制的開放捕魚，導致魚量逐年顯著降低。1994年帛琉獨立後，仍與美國政府保持政治上的連結，帛琉聯邦政府沿用美國政治制度，包含兩院政治及16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憲法，依法選舉州長；國家憲法也授予地方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和執法。所有州政府都將傳統法納入地方政府的體系中，使得傳統法與成文法的執行呈現緊張關係，這也反映在傳統領袖跟選舉領袖之間，更延伸到對海洋資源的治理上。1990年代，傳統領袖、州政府和國家都在為控制海洋資源而鬥爭。後來，法院支持國家制定與執行海洋資源使用條例的權力，資源使用者（各州政府）擁有高度自主權和最終權力制定關於海洋資源的集體決策機制和規則。

bul 作為多中心治理核心概念

1980年代，各州政府積極行使自我管理資源的權利；到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幾乎每個州都透過bul的實踐和設置海洋保育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以控制捕撈，帛琉政府將bul和MPA統稱為保護區（conservation

area）。2003年，13個州設置至少26個保育區，2007年所有州起碼都有一個保育區。

在當時的集體決策機制中，將制定保育區規則的權力交給酋長和州政府。有些案例中，共同管理委員會包含傳統領袖、州政府和社區成員，也允許NGO參與。管理保護區的操作規則各不相同，大多囊括邊界規則、監控規則、衝突解決規則，以及從羞辱到罰款和監禁的分級制裁。當時高度的地方自治使得保育區的管理呈現多中心各自規劃的狀況。

透過 PAN 編織多中心的決策體系

2003年，帛琉起草PAN（Protected Area Network，保護區網絡）法案，主要概念由帛琉／非帛琉人提出，他們希望發展以科學為基礎的國家保護區網絡，維繫海洋生物多樣性。透過體制改革，將在地保護區相關機構嵌入於新的國家機構中，並將一些地方的管理權轉移到中央。此權力轉移的合法理由是為了維持生態的自然狀態，因此必須擴大保育區的規模。



帛琉決心維護自然生態，海岸鮮少有人為破壞。

海洋生態恢復後，動物經常出沒海岸。



促成PAN的建立有兩個動力，一是在1998年大量珊瑚礁白化後，引發社會對氣候變遷威脅的重視。大眾認為要保持生態的連續性、表現性和韌性，需要規範更大範圍的保護區，而非由各州自行劃設保育區且自行管理。生態的連續性為保育工作的優先考量，不僅促使制度重建，也間接達成決策權力的分配機制。其二，回應200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國家開始投入經費支持，PAN將原本多中心的管理機制，透過規劃跨越州界的保育區，讓國家和NGOs擔任主要的意見領袖，使決策機制更中央化。

然而，各州政府擔心喪失對保育區的所有權，也顧慮沒有資源支持其運作，自2003年頒布至2008年都未有成員加入PAN。2008年，帛琉政府修法確立州政府的所有權及管理制度，藉由創造「管理委員會」將國家與NGOs的角色限縮，給予資源使用者正式的權力，包括整體規定、系統管理計畫，資源使用者都有權提出意見與決策。同時，也修法同意向參觀者收取15元美金的环境稅（Green Fee），並於2009年開始執行。此舉解決各州政府的擔憂，他們便紛紛加入。透過PAN的制度性改革，逐漸形成帛琉多層次共同治理的基本模型，也讓全球認識到，保有各地自主決策的機制才能真正編織起合作的網絡。

帛琉國際海洋保育區的設立

2015年，帛琉政府預計於2020年設置海洋保育區（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PNMS），由帛琉的自然資源環境與觀光部、司法部及國際珊瑚礁中心共同承擔運作職責。前兩者制定管理規則與法律支援，後者負責科學性的研究工作和教育活動。

該區的經濟收入，包含在限定區域內的魚獲若外銷則須課稅，以及在機場徵收每位入境者100元美金作為「原初樂園環境稅」（Pristine Paradise Environmental Fee），以支持國內各機構運作。

隨著全球暖化，小島國家的生態環境受到明顯影響。帛琉能夠有如此前衛的海洋保育區設置，除了帛琉傳統知識bul，PAN也奠定多層次的合作基礎。藉由多方整合，將外在資源與科學知識納入規劃與管理，是面對當代氣候變遷嚴峻挑戰的關鍵能力。

參考資料

Rebecca L. Gruby, Xavier Basurto (2014).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large marine commons: Politics and polycentricity in Palau's protected area network.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6 (2014) 48 - 60.

國家 vs. 部落

漁業法與 海岸管理法

我們該怎麼使用這片海？

靠海的阿美族人總是形容「大海是我們的冰箱」，在海洋就如同身處家中如此親近且自由。不過，當國家的概念出現，法規介入海洋的運作，讓我們連要怎麼使用冰箱都有人管，家裡的冰箱變得陌生又不易靠近，生怕一不小心觸犯法規……。

文／Hafay Nikar 圖片／達志影像

對於靠海的原住民族而言，大海除了是資源採集的空間，更是文化傳承的場域。以花蓮縣豐濱鄉的Makota'ay港口部落為例，族人在海神的信仰文化下，謹慎地面對取得的漁獲資源，在人、自然、超自然三者的互動結構中，海洋除了具有物質實體的互動關係，更是維繫人們建立連結、產生社會互動的重要空間。

不過，隨著國家陸續制定海洋相關法規，漸漸地限縮原住民族使用海洋的方式，前往海洋漁獵採集變得必須小心翼翼，不時回頭觀望岸上是否有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邏員的身影，彷彿隨時有觸法的疑慮。此外，在大眾媒體渲染海洋遊憩易衍生溺水等不幸事件後，海洋開始被建構出「危險」、「恐怖」、「不安全」的印象，大海越來越難以靠近，環境也逐漸變得陌生。

目前與原住民使用海洋相關的國家法規有《漁業法》與《海岸管理法》，其中《漁業法》延伸的子法眾多，影響原住民族最為深遠，以下將重點介紹此兩條法規。其他如《野生動物保育法》規範可捕獲的魚種、《船舶法》管理船隻登記與港口進出等，雖然同樣影響原住民族使用海洋的方式，但牽涉層面相對較為單純。

漁業法

《漁業法》作為管理漁業行為之主要法律，其內容涉及範圍廣泛，涵蓋漁業權的劃設、使用管制規則、保育與利用規範及相關罰則。原住民族受到的限制也多是來自於此法條。

【法規重點】

- 漁業證照：漁業經營者必須持有漁業證照，並獲得相關認證。
- 漁業權規範：專用漁業權必須為漁會或漁業生產合作社申請，若要使用（入漁權）便必須參加該組織，並申請取得使用權。
- 漁業資源保育區：主管機關可視需求劃設保育區，可制定其保育標的及漁具、漁法、漁區、漁期之限制規定。
- 禁制事項：禁止使用毒魚、炸魚、電魚方式捕魚。

【待討論之處】

• 使用漁船捕魚的限制

過去，許多原住民族會以自製漁船、竹筏等從事漁業活動，如東海岸地區的噶瑪蘭族與阿美族以麻繩製作的漁網捕魚，蘭嶼達悟族駕駛拼板舟捕抓飛魚。然而依照目前法規規定，若需要使用漁船進行漁業行為，必須加入漁會、成為會員，船隻也需視其性質來裁量是否必須登記，更遑論還有船員資格認定規則，種種規定事項繁瑣，使得使用漁船捕魚漸漸轉變成專業化分工的經營型態。

• 劃設漁業資源保育區造成的影響

漁業法規定主管機關可以設置保育區，但該項規定並未有民眾參與機制，也未取得原住民族的諮商同意機制。以港口部落為例，周邊經常漁獵採集的場域設有漁業資源保育區，可是保育區設置前卻未諮詢部落。雖然保育標的僅有龍蝦與九孔，族人也認同其保育目的，但海洋生物面臨生存危機是源自商業性大型捕撈，因此需要的是擬定全面性的管理規則，並非單純限制物種。

海岸 管理法

《海岸管理法》於2015年立法後，成為臺灣海岸、近海地區最重要的空間管理法規。此法目的是在氣候變遷下推動海岸的整合管理，包含自然環境維護及海岸災害防護；換句話說，政府希望藉由空間管制，保護海岸地區的自然環境免受破壞，同時確保海岸地區居民的居住安全。

【法規重點】

- 海岸空間規劃：基本上將海岸分為保護區、防護區，前者以保護自然環境為主，後者為防治海岸災害。
- 納入原住民族條例：若涉及原住民族地區，有列入諮商同意機制。
- 限制海岸開發：在範圍內進行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必須依此法規定申請許可。

【待討論之處】

各縣市已陸續公告一級海岸保護區、防護區範圍，但其規定與相關子法未完全定案。目前花東海岸地區原住民族部落全部皆落在濱海陸地範圍，雖仍未知是否會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海岸管理法》制定後，大型開發案必須多一道審查機制，對於土地環境維護多了一層防護，某種程度上也協助各部落守護部落空間環境。

部落面臨的當代海洋環境課題

國家法規對於原住民族使用海洋的限制，雖然不同於山區狩獵行為的嚴苛，但環境資源耗竭對部落產生的危害，更甚於國家法規限制帶來的影響。鄰近海洋的原住民族必須處理更多來自漁業者、觀光業者及大型開發商的衝突，我們必須重新思索如何解決這類的環境課題。

1 漁業資源匱乏

漁業經濟發展造成過度捕撈，是全球海洋環境遭逢的問題。原住民族使用漁槍的漁獵採集行為，往往遭環境保護人士批判為環境破壞的幫兇，造成兩造針鋒相對，但環境危機仍然找不到解方。

這類的碰撞並非政府一紙公文能夠解決，讀者可以試著想想，在考量漁民生計、原住民族文化存續、自然環境維護的前提下，我們能有什麼樣的作為？

2 海洋垃圾議題

海漂垃圾分布全球，加上難以自然分解的塑膠垃圾，這對以大海為冰箱的原住民而言，海洋垃圾堆積在海岸邊，如同囤積於家園中，其觸及的不僅僅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更代表家園遭到入侵。

此狀況目前多是依靠民間團體淨灘或海洋清潔行動，但水面下還有許多勾在礁石間的廢棄漁網、寶特瓶、玻璃製品，對於經常在水下漁獵的原住民族來說，更是一大夢魘。

3 海洋娛樂活動

近年參與海洋娛樂活動的民眾越來越多，從早期的賞鯨、海釣、浮潛、潛水，到現在熱門的水上摩托車、划槳板、獨木舟、衝浪等，社會大眾到海邊遊憩的比例逐年攀升。

為了開發新的海洋娛樂活動空間，觀光業者侵入到原住民族的海洋生活領域，魚群因人群大量出現，棲地受到影響而離開，這不僅改變原有的生態環境，也造成原住民族與水上活動業者的衝突。

因早期國家政策使得原住民族遠離海洋，也讓海洋成為漁業的經濟空間，原住民族與海洋的關係慢慢變得陌生。現今海洋生態環境驟變，單一部落或族群難以應付與解決，反而更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協助海洋恢復原本的樣貌，並敦促大眾認識並維護整體海洋環境。在海洋的議題上，國家與部落並不會是對立面，我們能有何種合作的可能，共同守護這片藍色國土呢？

接棒 >>

